

关中匪事

一部关中土匪的惊世传奇

贺绪林 著

鬼儿岭

太白文艺出版社

鬼儿吟

贺绪林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兔儿岭/贺绪林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4.

(关中匪事系列)

I.兔... II.贺...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5327 号

关 中 匪 事 = 兔 儿 岭

著 者	贺绪林
责任编辑	屈立华
整体策划	睿辰文化
策 划 人	马文敏
装帧构成	建森工作室
版 式	豆豆
书名刻字	钟镬
插 绘	邓强 杨坤 张瑜 南柯先
出 版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市北大街 131 号
发 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 北京丰台区木樨园珠江骏景家园 17 楼 010-87873533 邮编:10006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印 张	21
插 页	16
字 数	287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7-80680-235-5/I·148
定 价	3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710077

自序

贺 绪 林

这部书讲述的是关
中匪事。陕西关中闹
匪是上个世纪五十
年代以前的事了。我
出生于上个世纪五
十年代之后，从没见
过土匪。书中的故
事都是听来的。

我的故乡在陕西关
中杨凌。杨凌，曾是
农神后稷教民稼穡
之地，现在发展成为
国家唯一的农业高
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根据这部书改编的
电视连续剧《关中匪
事》在全国各地电视
台播出后，常有人问
我，这块圣地怎么会

出土匪呢？甚至有人
怀疑我在瞎编。这些
朋友对杨凌的历史其
只知其一，不知其西
二。杨凌位于关中西
部，南濒渭水，北依
莽塬，在上个世纪三
四十年代以前是三个
荒僻之壤，土地贫瘠
，很难养人。有言道
是：“饭饱生余事，
饥寒生盗贼。”此话
不谬。贫瘠的土地盛
不出好庄稼，却盛产
土匪。当然，书中涉
及的地域不仅仅是杨
凌，而仅是整个关中
黄土地。

还有人以为我是土匪的后代。在这里我郑重声明：我家祖祖辈辈都是淳朴忠厚的良民，以农为本，种田为生，从没有人干过杀人放火抢劫的勾当；而且我家曾数次遭土匪抢劫，我的父亲和伯父都是血性硬汉，舍命跟土匪拼争过。那一年父亲和伯父因家屋事吵了架，分开另过，土匪趁机而入，经过父亲住的门房时，土匪头子对几个匪卒说：“这家伙是个愣娃娃，把他看紧点儿！”随后直奔伯父

住的后院。响动声惊醒了伯父，一家人赶紧下了窖子，伯父手攥倒了一个匪卒，随后跳下了窖子。那次土匪无获而归。至今有许多老人跟我讲起往事，都对父亲兄弟俩赞不绝口。

然而，我的家族中确实有人当过土匪，让乡亲们唾骂不已，这也让我心怀内疚，感到难堪。有句俗话说的：“养女不笑嫁汉的，养儿不笑做贼的。”虽是俚语，却很有哲理。谁都希望

自己的儿女成龙成凤，可谁又能保住自己的儿女不去做贼养为匪，不去偷情养汉？家乡一带向来民风剽悍，几乎每个村寨都有为匪之人，都流传着关于土匪的传奇故事。追根溯源，这些为匪者或好吃懒做，或秉性使然，或贫困所迫，或逼上梁山……尽管他们出身不同，性情各异，可在人们的眼里他们都不是良善之辈。我无意为他们树

碑立传，只是想再现一下历史，让后来者知道我们历史中曾有过这么一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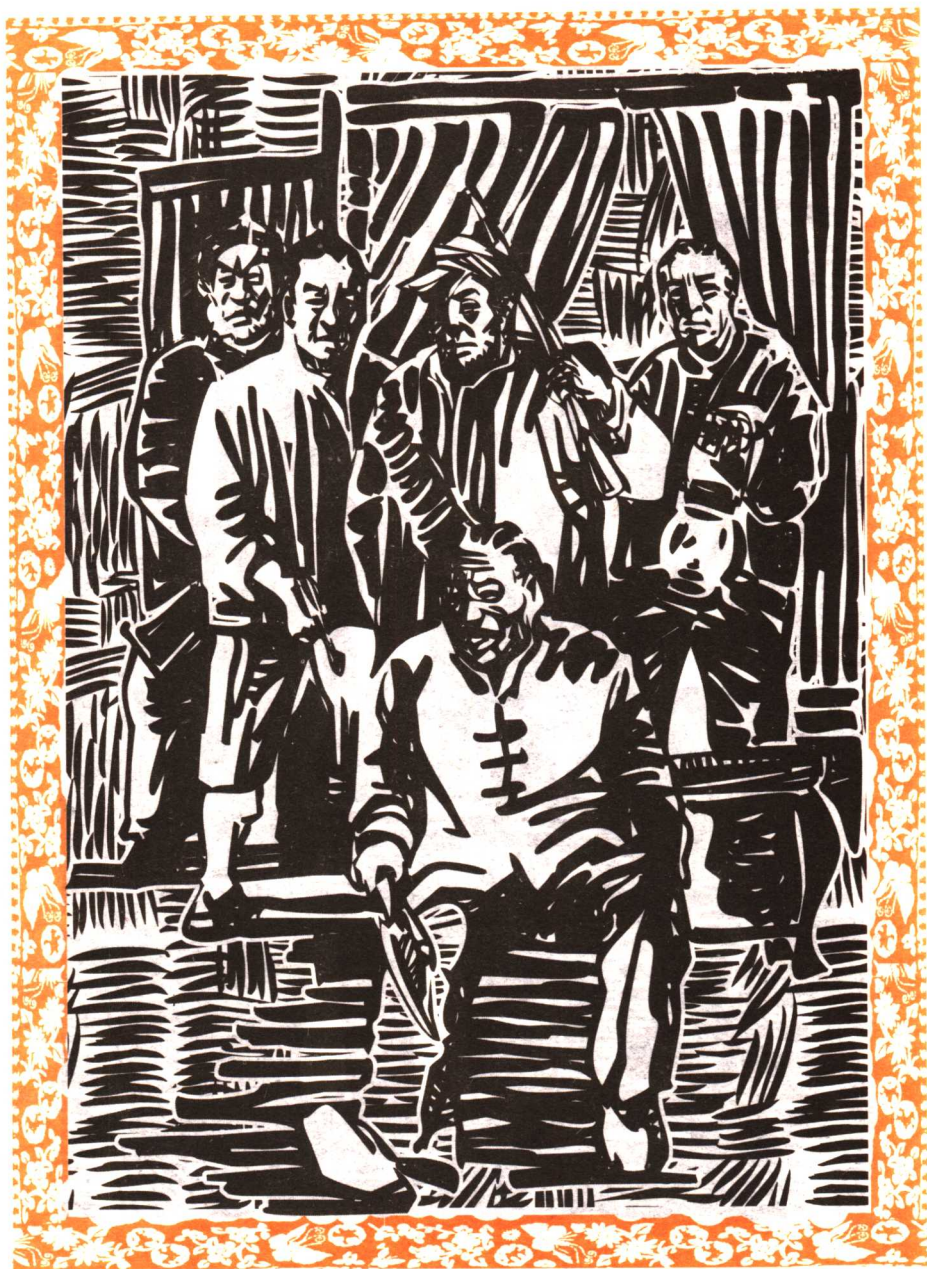
《关中匪事》系列小说暂时写了三部，不管哪一部，您看过三页还觉得不能吸引眼球的话，就把书扔了吧，免得耽搁您的时间。

好了，不嗦了，您看书吧。

2004年仲春



喜凤刚刚沐浴毕，正在梳理秀发，听见门响，转过眼来，有些吃惊，但并没有害怕。



徐云卿坐在地上，瞪圆眼睛看着自个儿的左脚。好半晌，猛地扬起斧头砍了下去……



陈楞子“扑通”一下双膝跪倒在地：“谢谢师长！”



李信义提枪的手有点颤抖，咬牙
说道：“墩子，别怨我心黑！”

第一章

罗玉璋的性命毁在了一根驴鞭上。事过多年，许多知情人回忆起这件往事，都一致这样评说。

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永平镇商会会长徐云卿在迎宾楼宴请罗玉璋。迎宾楼是徐家开设的，位于镇中央，是永平镇最豪华高档的饭馆兼旅馆。筵席十分丰盛，不过罗玉璋近几年吃过如此丰盛的筵席无数，并没吃出什么特别来。宴请接近尾声，跑堂端上一个冷盘菜。徐云卿躬身给罗玉璋布菜，笑容可掬地说道：“罗团长，尝尝这道菜味道怎么样。”

罗玉璋夹起一片酱红色的肉片扔进阔嘴，细细咀嚼。第一个感觉是筋道，第二个感觉是肉细，越嚼越香，便说了声：“嫩！”

这时坐在侧位的永平镇镇长杨玉坤笑着说：“罗团长能说出这道菜的名么？”

这一问，罗玉璋便仔细看那菜。徐云卿笑道：“罗团长吃过的美味佳肴无数，这道菜还能难住罗团长？”

罗玉璋摇头：“云卿兄错了，还真把我考住了。不知此菜叫啥名。”

杨玉坤笑答：“金钱肉。”

“金钱肉？不是罗某在二位老兄面前夸口，这几年也见了些场面，还真

的没吃过这道菜。”

杨玉坤笑脸盈盈，夹起一片肉片，举到齐眉高：“罗团长，你看像不像铜钱？”

罗玉璋再仔细看，果然似铜钱。肉呈酱红色，铜钱一般大小，中间有筷头粗的圆眼。

杨玉坤又笑问一句：“罗团长，你尝得出是什么肉么？”

罗玉璋夹起一片塞进阔嘴，细细品尝，半晌，说：“狗肉？”随即又摇头否定，“不对，也不像是马肉……嗯，驴肉，是驴肉！”

徐杨二人一齐笑赞道：“罗团长可知道这是驴身上的什么东西？”

罗玉璋用筷头挑在金钱肉的圆眼里，举在眼前细看，顿时醒悟，哈哈大笑：“原来是驴鞭！二位老兄真能打马虎眼，驴鞭就是驴鞭，硬说成是啥‘金钱肉’。罗某今儿个差点儿栽在了你们手里。哈哈哈……”仰面一阵大笑。

徐杨二人也陪着大笑一阵。

罗玉璋一筷头夹起一摞肉片塞进嘴，一阵猛嚼，随后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随手抹了一把粘在唇髭上的酒珠，笑道：“谢谢二位，用这么好的东西招待我。”

杨玉坤说：“君子不掠人之美。罗团长不用谢我，这全是徐会长的一片美意。徐会长有匹叫驴，是心爱之物。有人出五百大洋要买，他也不舍得出手。今儿个给罗团长接风洗尘，他忍痛割爱，把它杀了。”

罗玉璋有点儿不相信：“一头驴能值五百大洋？我那匹赤兔胭脂马也不过值四百五。”

杨玉坤说：“驴跟驴可不一样。罗团长，你要见了那头叫驴保准也会喜欢的。那驴长绝了，方圆数百里不一定找得到，浑身乌黑如炭，油亮如缎，没一根杂毛。可那四个蹄子是白的，洁如白棉，名曰：雪里站。真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走手更好，骑上它不觉得是在驴背上，而像是驾着云在空中飘。百八十里路，半晌的工夫就到。”

罗玉璋心里一震，望着徐云卿。

徐云卿冲罗玉璋一拱手：“罗团长，永平小镇地处偏僻，穷山恶水，实在拿不出啥好东西为你接风洗尘。再则，罗团长官居要职，住在县城，啥样

的东西没吃过？徐某献出爱物，理所当然，略表寸心而已。”

罗玉璋有点感动了。起初他还盛气凌人，此刻便谦恭起来，抱拳还礼：“云卿兄如此盛情款待，小弟受之有愧。”

徐云卿急忙摇手：“罗团长千万莫要这么说。偏野小镇，常有土匪出没骚扰，以至民不聊生。往后还需仰仗借重罗团长的声威，剿灭匪患，徐某就感激不尽了。”

话说到这里，罗玉璋完全明白了徐云卿的用心所在。徐家三代经商，在徐云卿手里已经很有了一些资产。永平镇的多半条街的铺面作坊都姓徐，而且县城和岐凤府都有徐家的店铺门面。别说在永平镇徐云卿是头面人物，就是在西安县徐家也是数一数二的富户。在岐凤专署、西安省城，徐云卿都有能说上话的人。可土匪却不买他的账，专吃他这样的流油大户。徐家的铺面作坊多次遭抢，却抓不住个匪毛。为此，徐云卿大伤脑筋。上次负责永平镇治安的是县保安团的第五中队，中队长吴清水是个很刁钻的角色，精尻子过河尻渠子都要夹点儿水。为保家保业，徐云卿在吴清水身上花了不少银洋和烟土，却屁事没顶。平心而论，也不是吴清水不尽力，实在是土匪头子刘十三胜他一筹。他不但没剿掉刘十三，反而让刘十三抢走了他的小老婆做了压寨夫人。这实在是给保安团丢脸！要不是吴清水是罗玉璋的表弟，罗玉璋就一枪崩了他。罗玉璋只是一巴掌扇掉了吴清水的两颗门牙，算是出了口心头的窝囊气。

保安团丢脸是小事，徐云卿却坐卧不宁，茶饭难咽。如此下去，徐家的家业还不让土匪抢光球了！后来还是他的挚友杨玉坤给他出主意，让他去找保安团团长罗玉璋，请罗亲自出马剿灭匪患。徐云卿经商多年，交往颇广，却很少交军界朋友。俗话有“当兵吃粮”一说，在他眼里当兵吃粮的都是些游手好闲不安分守己之徒，特别是保安团那伙团丁，更是些地方上的痞子街痞子，不愿与他们为伍。他跟罗玉璋见过几面，并无深交，但对罗的处世为人素有耳闻，知道此人有些本事，心狠手辣，常会干出一些令人咋舌的事来。杨玉坤出主意让他去请罗，他虽心存顾虑，却也无可选择。他知道杨玉坤和罗玉璋有些交情，就把球踢过去，让杨玉坤出面去请罗玉璋，尽快剿灭刘十三这股土匪。当然，杨玉坤去县城时带了不少银洋和烟土。

银洋和烟土自然都是徐家的。罗玉璋虽目中无人，却也知道徐云卿是西秦县出了名的富户，根基不浅，不可得罪，加之看在银洋烟土和杨玉坤的面上，再者，他本来就打算出马剿围刘十三，给保安团捞回点脸面，正好借水放船，落个顺水人情。他当即决定，撤回吴清水的五中队，换上王怀礼的一中队，并亲自前来布防。

杨玉坤给罗玉璋的小碟夹了一簇头金钱肉，笑问道：“罗团长可知道金钱肉咋样烹饪功效最佳？”罗玉璋嘴里塞满了肉，摇了摇头。

“当真不知道？”

罗玉璋咽下肉，说道：“当真不知道。玉坤兄你给咱说道说道，让我长长见识。”他的兴致空前高涨起来。

杨玉坤饮干一杯酒，笑道：“其实也没啥特别的窍道。先要拉来一匹母马或草驴，把叫驴逗得性起，那驴鞭坚挺而起，这时突出奇手，宰杀叫驴。叫驴将死未死之时，割下驴鞭当即下汤锅功效最佳。倘若不懂窍道，随便杀死叫驴取鞭，久放再入汤锅，那金钱肉啥功效也没有咧。”

罗玉璋将信将疑：“玉坤兄咋知道的这窍道？”

杨玉坤答道：“我的一位表叔是个屠夫，他也懂医术。是他跟我说的。今儿的金钱肉就是依此法烹饪的。”

闻听此言，罗玉璋更有几分感动。他吃喝得面红耳赤，有了几分醉意，朗声说道：“过去常听人说云卿兄待朋友义气慷慨，今儿相交才知此言不虚。云卿兄，你放宽心，这回我一定要叫怀礼提回刘十三的人头来！”

徐云卿斟满一杯酒，双手递给坐在罗玉璋身旁的王怀礼：“怀礼老弟，老朽敬你一杯！”

今儿宴请的贵客除罗玉璋外，还有保安团一中队长王怀礼。王怀礼坐在一侧，和罗玉璋的卫队长郭栓子只是吃肉喝酒，一直没有开言。他是个精灵人，明白啥时候该他说话啥时候不该他说话。此时徐云卿敬酒，他急忙起身接住酒杯：“徐老伯，我和您的大儿子望龙同过学，论理是您的晚辈，您叫我怀礼就行了。”说着，干了那杯酒。

罗玉璋笑道：“怀礼才二十啷当岁，在你面前还是个娃娃。你称他‘老弟’还不折杀了他。叫老侄好了。”

徐云卿笑了：“既然二位都这么说，老朽就以老自居了。怀礼贤侄，往后就仰仗你了。”

王怀礼站起身，朝徐云卿行了个军礼：“徐老伯，怀礼一定竭尽全力剿匪！”

杨玉坤在一旁击拳赞道：“怀礼扎的这个势就够吴清水学上一两年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我也敬怀礼一杯！”

罗玉璋一拍王怀礼的肩膀：“怀礼可是我的心腹爱将，他的一中队是我的保安团的刀刀子，生铁疙瘩都砍得开！”说罢，哈哈大笑。

徐、杨二人陪着大笑。王怀礼矜持地笑了笑，接过杨玉坤的敬酒一饮而尽。

这桌筵席直吃到红日西坠才撤席。

永平镇，古老的北方乡镇，虽然它早已没有久远朝代的建筑物，可人们总认为它是古老的。

永平镇有两条街，正街几乎全是铺面作坊，后街是居民区。徐家宅院在后街东头。在一片土木结构的青瓦房中徐家门楼鹤立鸡群，气势十分雄伟。磨砖对缝的门楼一砖到顶，黑漆铆钉的大车门，两个青石狮子分卧大门左右，虎踞龙盘，增添了许多气势。高高的四面长墙围着一宅两院。东边的院子是内宅，住着徐云卿一家男女老少和护院的郑二刘四。西边的院子有小花园，有菜地，有安着辘轳的水井，还有车房、牲口棚、伙计屋。内宅的东北、西南角各有一座砖木结构的炮楼，炮楼修建的时间不长，专为躲防土匪。

内宅里有上房、东西厢房、客厅房和门房。门房与客厅房之间，客厅房与上房之间各有一个不大的花园，徐云卿和老伴住在上房，东西厢房分别住着他的两个儿子，门房住着两个护院。客厅房闲置着，来了客人才能派上用场。

罗玉璋和他的一班卫队没去王怀礼的队部住，被徐云卿安排住在了徐家的客厅房。徐云卿自然是巴结讨好罗玉璋，他本想安排罗玉璋他们住

在迎宾楼，可罗玉璋说那里太嘈杂，不愿住。其实，罗玉璋心存恐惧，怕刘十三打他的突然袭击。当然这话他说啥也不能说出口。

徐家的客厅房很宽敞，除了宽敞的客厅外，还有四间套房。罗玉璋独住一间，几个贴身马弁住在其他三间。

客房里摆设高雅，家具都是楠木做的，桌明几净，床上的铺盖里外三新。显然，主人是把罗玉璋当贵客来招待的。罗玉璋随手抹了一把明亮如镜的桌面，面露满意之色，心里禁不住又一次感激徐云卿对他的厚望和高看。

今儿酒喝得有点过量，罗玉璋感到有点头晕。他喝了一杯茶，便和衣躺在床上想打个盹，却怎么也不能入睡，只觉得浑身一阵阵难以名状的燥热，一股原始的冲动和欲望在心头升起，而且愈来愈烈。他身体强健，四十刚出头，正在如狼似虎的年龄，平日里性欲就十分旺盛，今儿又吃了那么多的“金钱肉”，此刻只觉得那个俗物在迅速膨胀勃起。他实在打熬不住，恨声骂了一句，腾地跳下床，大声叫道：“栓子！”

卫队长郭栓子应声而来。他没有问干什么，只是用眼睛看着罗玉璋。他这人话少。今儿的筵席上他就没说一句话。

“打盆洗脸水，要凉的！”

郭栓子转身走了，片刻工夫打来了洗脸水。罗玉璋洗了头脸，心静了一阵子。时辰不大身体又燥热起来，比先前更甚。心头的欲火愈燃愈烈，下身铁橛似的竖了起来，用手按也按不倒。他竭力不去想女人，却不能自己，满脑子都是女人的大腿、胸脯和光屁股，怎么赶也赶不走。

这时罗玉璋吃起后悔药来，后悔没有住在迎宾楼。倘若住在迎宾楼，此时就让郭栓子找个窑姐来，一个不行就找两个。他罗玉璋有的是玩女人的钱！

罗玉璋原计划在永平镇住上几天，帮王怀礼安排布置一下防务。如果有可能，他还想主动出击去打刘十三的老窝。可这会儿他想明儿一大早就回县城。他不能让在县城的四房妻妾守空房，而自己在这里受无女人陪伴之苦。

想到这里，罗玉璋的心飞回了县城。四房妻妾中他最宠爱三姨太。三姨太是个大美人，怎么爱也爱不够，却是个病西施，经不起他翻来覆去地折腾。因此他才娶了四姨太。老四相貌虽比老三有点儿逊色，却有一身白

膘肉，肥而不胖，柔弱无骨，绵软中透着瓷实，一对白馍馍似的奶子翘翘的，白瓷盆似的屁股丰腴浑圆，真真爱煞人。更难得的是老四床上的功夫十分了得，跟他正是棋逢对手，令他百战不厌。其实老二也不错，也是个美人胚子，就是时间久了，觉得没味了，不新鲜了。结发妻是个黄脸婆，她已经让他守了好几年空房，可现在想起她来也有许多可人之处……

越想她的几个老婆，罗玉璋越觉得浑身上下不好受，下身膨胀得似乎要爆裂。他觉得自己快要变成一头发情的公猪，一头能撞倒一堵土墙。他起身直奔茅厕，手淫了一阵，泄了一下膨胀的欲火。

此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夜风袭来，颇有寒意。罗玉璋却浑身燥热，解衣敞开着胸怀。他实在打熬不住，想喊郭栓子陪他到街上去找妓院。正在张口要喊之时，发绿的眼珠却看到了一道绝妙的风景。

徐家的茅厕在客房的西侧。罗玉璋出了茅厕，目光正对着东厢房。透过几株花树的枝叶，东厢房的灯光射了过来，一个年轻女人的倩影映在金龙锁梅的窗格上，时隐时现。起初，罗玉璋以为自己想女人看花了眼。他定下神来，揉了揉眼睛再看，那女人的身影越加清晰，仿佛近在眼前。他不能自己地移步过去。没走出几步，身后有人叫了一声：“团长！”

罗玉璋回过目光，是卫队长郭栓子。他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毫无声息地站在他面前。

“团长，那女人是徐会长的大儿媳妇……”剩下的话郭栓子用目光说了。

郭栓子跟随罗玉璋已经七八年了。罗玉璋心里想啥他一瞧就知。罗玉璋除了看上他的好武功好枪法，更看上他这股善解人意的机灵劲儿。他十分宠信郭栓子，不管啥事从不瞒郭栓子。他自知有好色的毛病，也明白色能送命，给自个儿定了一条规矩：兔子不吃窝边草。并再三给郭栓子叮咛过，要郭栓子在紧要关头时提醒提醒他。

一听是徐云卿的儿媳妇，罗玉璋的脚步迟疑了。他掏出一根香烟点燃，竭力平息心头的欲火。一轮明月挂上了树梢，如水的月光泼洒一地。远处有猫在叫春，一声接着一声，凄苦而又迫切，听着使人心烦意乱。忽然，灯光强烈起来，原来那女人挑帘出了屋。隔着花树枝叶，看不清那女人的眉目，但却看得清那女人有着很好的身段。只见柔软的腰肢一拧，一盆水